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岁月与性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岁月与性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9538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9533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周国平

页数：283

字数：20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我的书一向是很安静地走向读者的，唯有这一本似乎是一个例外。
初版之时，始则招来了媒体的一阵喧哗，继而又给我惹来了一场官司。
它本来也是一本安静的书，却因为围绕着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宁了。
四年半后的今天，这些噪音皆已沉寂，我把它重新出版，相信它可以在一种于它合宜的氛围中与读者见面了。
本书初版之时，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。
第一句是：这本书出晚了。
第二句是：这本书出早了。
我懂他的意思。
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，原是早该有人来做的一件事。
然而，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，人们不能容忍严肃，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，如果做不到，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。
好在媒体是不会在某一个话题上长久停留的，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热闹方可生存，从而使任何目标物都不会被纠缠得太久。
至于因本书引起的那场官司，既然对方败诉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
虽然这场官司使所涉及的事情真相更清楚也更具体了，但是，鉴于本书的记述基本准确，且不是重点内容，我决定既不做修改，也不做补充。
排除了节外生枝的干扰，对本书的阅读会更加纯粹。
我的经历实在是很平凡的，如果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，那肯定不是这些经历，而是我对这些经历的态度。
我自己认为，我基本上做到了两点。
一是尽可能地诚实，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，包括不愉快的经历，把经历当做人生的宝贵财富。

内容概要

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，不羞于道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，唯求给心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待。
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。
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，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，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。
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，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，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。
在写这本书时，作者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，上帝全都知道，也全都能够理解，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。
作者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，坦然面对自己的全部经历，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。

作者简介

周国平，一九四五年生于上海，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一九七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先后获硕士、博士学位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主要代表作有学术专著《尼采：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、《尼采与形而上学》，随感集《人与永恒》，诗集《忧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序 我判决自己诚实第一部 儿时记忆第二部 北大岁月第三部 农村十年第四部 走在路上

章节摘录

一 绝对平民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，相纸有些发黄了，照片上是一个男婴，刚会站立的样子，站在一只木质大圆桶里。
背景是一个门厅，那只大圆桶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，扶手十分宽大，漆得油亮。
小男孩胖乎乎的，憨憨地笑着。
女儿三岁时问我那是谁，当她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，抬起头望我，一脸疑惑的神情。
事实上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，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，这个联系如此抽象，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。
据父母说，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厅里拍摄的。
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货公司之一，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，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。
根据我的推算，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出纳员时的年龄是二十岁，两年后与我的母亲结婚，然后有了我的姐姐和我，二十九岁时上海解放，他离开了这家公司。
我可以断定，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。
我的证据是照片，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，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。
那时候，父亲年轻英俊，显然喜欢游玩，经常携母亲在沪杭苏留影。
从照片上看，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，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儿阶段的，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，我的弟妹们则几乎没有童年的留影，反映了家境的变化。
读中学时，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，因为老相册已破损，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，把它们安顿好。
可惜的是，在文革中，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，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，怕有“四旧”的嫌疑，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。
在进新新公司之前，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按照他的叙述，他三岁丧父，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，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。
十四岁时，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，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。
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，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，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。
现在我忽然想到，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，也是在开导他自己，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，一方面收入减少，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，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，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，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。
解放后，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，没几年就下放了，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。
他是解放初入党的，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，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。
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，工作得很投入，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。
二三十年间，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，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，其拮据可想而知。
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，饭总能吃饱的，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，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。
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，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，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。
在我的早年印象中，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，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。
事实上，在我们自立之前，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。
有一次，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，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，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。
问母亲才知道，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，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（后来的陕西北路）一带，经常在一起玩。
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，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，她也有过花样年华。
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，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。
母亲生性安静，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，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。
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，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。

她很会安排，譬如说，每逢中秋，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，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，也很香酥可口。
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，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。
上小学时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。
父亲不在家，母亲躺在床上，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，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。
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：妈妈生了个死孩子，是女的。
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：手还没有长成呢，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，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。
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，而母亲回答说：“死了还好些，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。”我默默听着，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，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。
曾几何时，也是在这间小屋里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，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，对着我灿烂地笑，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。
除了最小的妹妹外，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。
据母亲说，他比我小一岁，生下后几天就死了。
在我整个童年时代，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，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，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，一定会是我的知己，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。
虽然生活比较窘困，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，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。
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，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。
量入为出，精打细算，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。
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，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。
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，在以后的生涯中，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，我从来不觉得节俭是一种痛苦。
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，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。
直到现在，虽然常有机会瞥见别人的奢华生活，我仍自然而然地觉得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，对之毫不动心。
父亲和母亲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是老实做人。
他们都是本分人，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，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。
这种性情遗传给了所有子女，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拙于与人争斗，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。
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以后，都不禁为他们的老实而感慨。
比较起来，我算最不窝囊的，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。
我的家庭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。
如果要查文化传承，就更无渊源可循了。
无论父系还是母系，上一辈亲属里找不出一个读过中学的人。
我的父亲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，但也只读过小学，靠自学才粗通文墨，母亲则是通过扫盲才识字的。
父亲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，基本上是干部学习资料之类，此外有几本苏联反特小说和一本福尔摩斯探案，表明父亲也曾经有过一点儿消遣的阅读。
高考报名前，上海一所大学为考生提供咨询，一位老师听我说要报文科，问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响，我能举出的只有父亲柜子里的一套《毛选》。
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，但他们能够在家谱中追溯到某个显赫的先人，我却连这种光荣也丝毫没有。
为了奚落他们也为了自嘲，我向他们阐发了一个理论：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遗传，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。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玩笑，因为我不是天才。
不过，就理论本身而言，多少有一点道理。
历史上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，但也有许多天才无家族史可寻。
即使在优秀家族中，所能遗传的也只是高智商，而非天才。

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，在自然事件这一面，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，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，是锺天地之灵秀的产物，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。
二 准贫民窟从记事起，我家就住在侯家路一二〇号。
不过，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。
母亲说，怀我的时候，抗战临近结束，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上海，虹口是重点目标，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，使她处在极度的惊慌之中。
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，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。
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，分娩后没有奶水，我是靠奶粉养大的，因此体质也比较弱。
我生下后不久，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，把整幢房子烧了。
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，把我家也介绍过去，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，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。
事过十多年后，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，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。
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，受母亲情绪的感染，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，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。

编辑推荐

《岁月与性情:我的心灵自传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自传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